

【此心安处】

## 游记泉城公园

□杨曙明

阳春三月，春日的暖阳又勾起了我出游的欲望。

风和日丽，正是出游的大好时光，早饭后我饮茶半刻，就随心所欲地走出家门，按照心中所想，要到泉城公园去逛逛。

济南地铁4号线虽然开通已有百日，但我还没有乘坐过。于是，为了熟悉线路以方便今后出行，我特意转乘地铁4号线。步出地铁站，待要辨别方向而后确定方位，可没承想那地铁站出口竟然设在了泉城公园的北门内，这让我心里不免为那些建设者们的巧妙设计而由衷地赞叹。

我对泉城公园并不陌生，特别是前几年，隔三差五地就会陪着孙儿到这里来游玩。孙儿上学之后，我来得虽然少了，但每年也会来个五六七八趟吧！

我喜欢泉城公园的百花盛开，但我更喜欢这里水木清华的景色。“水木清华”语意为清朗秀丽的园林景观，这个成语虽然如今被清华园内的胜景所冠名，但那种清朗秀丽的景色，却并非清华园所独有，而且我以为，我们的泉城公园之景色，也颇有水木清华的景致。

济南乃天下泉城，泉城公园里的映日湖、蔷薇池、荷花池、翠屏湾、垂杨沟、水上世界等，好似公园明珠，都是那般晶莹剔透、玲珑俊俏。单说那映日湖，湖水碧绿，水平如镜，水面虽说不算太大，但四周垂柳依依，山石错落环绕，游人无论是在湖畔赏景，还是在湖中泛舟，眺望四周景色，看着湖中的倒影，自是心旷神怡，别有情趣。

要说泉城公园的花草树木那可就更多了，而且它原本就叫“植物园”，只不过后来更名为如今的名称。在公园内，处处树木，遍地花草，据说各类植物有多达89科、450种、20多万株。玉兰花、月季花、海棠花、蔷薇花，花花争奇斗艳，樱花园、碧桃园、牡丹园、丁香园，园园花香四溢，由之，说它是个大花园绝不是虚言。

在这水木清华的秀丽景色中，尤其值得说道的是那观光栈桥。“观光栈桥”是游客们的说法，按照官方给它的定名是为“生态栈桥”。那栈桥东起公园东南角的生态广场，西至公园西南角的玉绣河广场，全长有八百多米。在空间格局上，观光栈桥呈“S”形，游人漫步其上，蜿蜒而行，可将园内景

色尽收眼底。

前些年，氧吧是个颇为时髦的词汇，这几年似乎不那么时髦了，不过时髦也罢不时髦也罢，反正我觉得，泉城公园就是个大氧吧。时下的济南偶有雾霾侵扰，不过即便是雾霾天，只要你置身在泉城公园中，雾霾就似乎离你很远，而清新的空气则确实确实笼罩在你身边。

我喜欢泉城公园的水木清华，但我更喜欢它的曲径通幽。“方池漾漾碧波平，曲径纤纤细草生。”这是陆游《春日》诗中的前两句。单看这两句，好似作者是置身在泉城公园中身临其境、触景生情的有感而发。因为在泉城公园内，除了2400米的环形健身步道之外，大多是些曲径小路。这些林木中、花草间的曲径小路，石板铺就，一米多宽，蜿蜒弯曲，犹如蜘蛛网般那样细密，这从公园示意图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

我是个喜欢清静不喜欢热闹的人，因而每每到泉城公园，我都会沿着弯曲的小径漫无目标地随心而行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在这些小径中，人性化地设置有很多座椅，其密度在济南的公园中当是之最。漫步、悠闲在小径中，驻足可以赏景，累了可以歇息，触景生情时还可以坐下来用手机写作，乐哉优哉，其乐无穷。由于小径弯弯曲曲，因而置身其中很容易掉向，不过这不当紧，因为只要你抬头仰望看到公园东边的济南电视台转播塔，方向感就会立马恢复。

百花争艳是泉城公园的特色，不过阳春三月还不是百花绽放的季节。公园内虽有些早开的玉兰花等，但大多数花儿还处在含苞待放或是尚未争艳的时候，可即便是如此，公园里已有很多游客。或许是非周末的原因，游客中像我等老年人占了大多数。或老伴，或姐妹，或好友，或闺蜜。当然，祖孙乐的情况也比比皆是。在公园东南门内的广场上，有很多坐着轮椅的老者在晒太阳。阳光下的他们，似乎忘记了失去行动自由的烦恼，沉醉在怡人的景色中。

途经生态广场，那自发形成且延续多年的舞场仍在，听着那轻松、明快的乐曲，我有些怦然心动，可是我不太善于交际，也不习惯请陌生人当舞伴，所以便压住了心里的欲望，只是驻足片刻。

不知不觉间，时间已过11点，虽然游兴未尽，可我还是步出公园，乘上了回家的公交车。

□巩本勇

我生在鱼龙湾，长在马踏湖的清波里。年过五十，久居县城，心头最沉的，仍是湖湾里一丛丛拔节而生的白菖——湖区人叫它臭蒲。它不娇贵，不张扬，扎在浅泥里，守着一湖清波，把水乡的日子撑得厚实绵长。

马踏湖是鲁中平原嵌着的碧玉，诸水汇流，河汉织网，湖中有村，村外是湖。鱼龙湾居湖心，湾水幽深，相传有鱼龙潜卧，世代放生、放荷灯的习俗，把水的灵性揉进烟火。湖滩湿地遍生蒲苇，芦苇浩荡如帐，臭蒲则疏疏落落，沿水而立，剑叶直指云天，根须盘结泥底，不与荷争艳，不与柳争柔，却把湖岸护得稳稳当当。

很多外人来马踏湖，常把臭蒲与香蒲混为一谈，其实在湖区人眼里，二者泾渭分明。香蒲生得高挑，顶端结出粗壮的蒲棒，像一支支褐色蜡烛，叶片柔软无中脉，气味清淡，湖区人多取它编蒲席、蒲鞋、蒲扇、蒲团、蒲包、絮枕。而臭蒲身形略矮，叶片厚实挺拔，中间一道明显隆脊，揉碎便有清苦辛香，这便是它“臭”的由来。香蒲重实用，臭蒲多灵性，一柔一刚，一淡一烈，同生湖畔，却各守其性，如同水乡里性子各异的人家，同守一湖碧水，各有各的风骨。

【共享记忆】

## 马踏湖臭蒲



在马踏湖，蛇是最常见的生灵。夏日湿热，它们时常顺着草径爬上岸，误闯入湖民的家中。习惯了水乡烟火的洼里人，见蛇多了几分从容，可不怎么怕；但胆小的人见了，终究心里发怵。办法也是有的，便是在门前临河处种上一丛臭蒲。这草，是湖区人祖上传下的巧法——气味辛烈，能驱蛇避虫。只要臭蒲在，蛇便识趣，绕道而行，不敢再近。

夏夜里行路，折几枝蒲叶别在腰间，那股辛烈气息能让蛇虫远远避开，是湖区人随身的“护身符”。端午前后，家家户户割蒲悬门，与艾草相伴，不用繁复仪式，只凭这股清气，驱邪安宅，是刻在骨子里的习俗。老人们常念叨：“门前栽白菖，蛇虫不进房。”

臭蒲不似香蒲柔韧可编，却以一身清气护佑水乡。它扎根浅滩，固土护岸，净化一湖活水，让水长清，鱼常肥。湖人行船，捕鱼、浣衣、耕种，日日与它相望，它不声不响，却守着一方水土的生机与安宁，成了湖区人心里最踏实的陪伴。

臭蒲的根茎，是马踏湖深藏的良药。初春嫩根虽脆鲜嫩，却含药用成分，不可同香蒲般作寻常食材清炒炖汤。老根晒干入药，辛温芳香，能化湿开窍、杀虫止痒。儿时夏日生疮，祖母采鲜蒲捣汁敷上，凉润止痛，几日便愈。她总说：“咱湖里的草，都是救命的药。”湖区人依水而居，湿气偏重，常备干蒲煮水沐浴，祛潮舒身，这朴素的药方，代代相传，从无差错。

夏日的蒲丛，是鱼龙湾独有的秘境。荷风轻扬，臭蒲亭亭，剑叶蔽日，浓绿如幄。小船穿入蒲荡，厚韧的蒲叶擦过船舷，那股清苦辛香扑面而来，凉意直透心底。水鸟在蒲间隐巢，雏鸟轻啼，鱼虾在它盘绕的根须里穿梭，藏着一湖不事张扬的生机。午后湖民泊船蒲下，枕柴小卧，被这醒神的清气裹着，再烈的暑气也悄然消散。傍晚夕阳染黄蒲叶，水光映着金鳞，晚归的小船划破水面，蒲影随波轻摇，把水乡的沉静与安稳，轻轻揉进暮色里。

秋深湖静，臭蒲渐枯，却不折倒。枯黄的秆子挺立水中，挡寒风，护水波，给鱼虾留栖身之所，给湖滩留风骨。冬天雪落湖面，蒲秆覆雪，银白一片，如湖的脊梁，默默撑过寒冬，待来年春水，再发新枝。这枯荣轮回，像极了湖区人——生于水，守于水，吃苦耐劳，坚韧不拔，把日子过成蒲草般，平凡却有力量。

长居县城，我案头常放一截干蒲。每见它，便想起鱼龙湾的水，想起湖滩的臭蒲，想起儿时蒲梢的清响，想起夏夜里别在腰间的蒲叶，那股辛香里藏着安稳。臭蒲无华，却藏着马踏湖的魂：不逐浮华，扎根乡土，以朴素之身，滋养一方生灵，承载一方乡愁。

湖在，蒲在，乡愁便有根。这臭蒲，是湖的草木知己，是水乡的岁月印记，更是我行过半生，最踏实的故乡归途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，淄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）

【共享记忆】

## 春梦海虹

□李良荣

阳春三月，鸢都古城，新华早市，幸见海虹。我禁不住想起荣成老家的海虹蛤，九旬老妈亲手包海虹饺子的笑脸，仿佛就在眼前。那是春天最鲜、最肥的海鲜，那是一辈子抹不去的亲情记忆。

我走近摊位，买了几斤海虹，拿回家，清洗干净，切上葱姜，锅蒸片刻，海虹笑了，俊口开了，好像朵朵花儿报春来，喜盈盈迎着晴朗的天。掀开锅盖，第一次细细端详黑黝黝的海虹外壳，竟裹着这般靓丽迷人的芳香：金黄发光的虹肉，白白净净的虹肉，同锅亮相，热气腾腾，鲜味扑鼻，爆满厨房，怎一个鲜字了得。

我心生好奇，海虹肉竟有两种不同颜色的“春装”。求师方知，海虹有雄性和雌性之分，白色肉的是雄性海虹，黄色肉的是雌性海虹。虽然海虹有“白肉”和“黄肉”之分，且在口感和味道上有所区别，但总体差距不大，口感紧实、汁水丰盈，好吃的不得了。

鲜嫩饱满的海虹肉，外面罩着金色或

银色的外衣，轻轻一掰，露出樱桃小口，恰似一件件晶莹剔透的珠宝。看了再看，生怕惊扰了鲜活的生态美。看了又看，古稀之人竟像小孩一样，忍不住捏上几个海虹肉，塞进嘴里，一饱口福。坐在餐桌一边的爱人笑了，边笑边说：“喜欢就好，愿吃就好”。

荣成老家，土生土长的美食家，心灵手巧的俊厨娘，会做海鲜，自有高招。海虹蛤洗净后，锅里不加水，开锅即食，肉嫩汤鲜，美餐易行，家人喜欢，俗称“手扒海虹蛤”。除此之外，大葱清拌海虹肉，清气爽口；韭菜海虹饺子，一咬一包水，满嘴是鲜香。特别是将海虹肉与鸡蛋、韭菜搅拌均匀炒着吃，海虹、韭菜、蛋黄，相融生辉，绿中有黄，黄中透绿，鲜上加鲜。这些餐桌上的美味佳肴，堪称阳春三月“舌尖上的中国”。

世上美食千万种，老家的海鲜最鲜美。海天一色，海蓝水清，荣成儿女辛勤耕海牧渔，滋养着“平民本色”的海鲜美食，味美肉鲜，还有那清清的香，淡淡的甜，鲜香拂面，海虹可亲，打造了大美荣成的美食品牌。想着想着，我情不自禁梦回荣成老家，融入石岛湾畔那片蔚蓝海天。